

金龙村的种菜能手



清晨，大地在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中醒来。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原山的薄雾散去，天一下子放晴了。

站在原山那一丛野杉林下，山风轻拂，极目远眺，映入眼帘的是蜿蜒流淌的龙川江、层层叠叠的稻田、袅袅升腾的炊烟和岁月静好的秀美村庄。

走进大观镇金龙村，翻土、播种、育苗、移栽，到处是一片忙碌的身影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和泥土的芬芳。乡亲们播下希望的种子，等待收获沉甸甸的果实。

此刻，在村中的蔬菜大棚里，一个小小伙子正被一群村民围在中间。他半蹲在埂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株刚从泥里拔起的南瓜苗，详细讲解蔬菜的种植秘诀：“打窝要用打窝器，一根藤上只留一个瓜，小南瓜要在十点之前采摘……”

这个中等身材、皮肤黝黑，穿着一身迷彩服的80后小伙子，便是重庆市南川区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姜国强。

姜国强出生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的一个小山村，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。他从小跟着父母在广袤的田野上玩耍，乡村的一草一木带给他太多欢乐的记忆，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后来，姜国强决定辞掉工作，回老家种菜。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时，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。父亲务农一辈子，好不容易供儿子上大学，现在儿子又要回来和庄稼地打交道，他心里过不了那道坎。为了不让父亲难过，姜国强没有回老家种菜，而是选择了环境优美、气候宜人的南川区大观镇，成立了蔬菜合作社。

理想很好，但实际干起来却困难重重。对于蔬菜种植经验不多的姜国强来说，想实现创业梦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一盆冷水劈头盖脸向他浇来。那年，姜国强种植的萝卜、苦瓜、辣椒等大丰收。他花了90元钱租了一辆小型货车，装上3000多斤萝卜，高高兴兴来到城里农贸市场售卖。姜国强以为，一车萝卜少说也得纯赚2000多元。可从中午到傍晚，他吆喝得口干舌燥才卖了56元。晚上天气突然转凉，一阵风，一阵雨，冻得姜国强牙齿咯咯哒哒直打架。天亮了，又冷又饿的姜国强在街边吃了一碗小面，揣着一天一夜赚到的130元钱，心情低落返回大观镇。

姜国强纳闷，自己一腔热忱，起早贪黑泡在大棚，为什么种出来的蔬菜卖不出去？是口感差？还是品相不好？思来想去，姜国强决定用几天时间走访市场，一家一家比较蔬菜的品质和价格。终于，姜国强发现了问题的症结——自己种的蔬菜由于施肥不当、光照不足，卖相与口感都相对差一些。第一年，姜国强亏损了10多万元。

面对家人失望的目光，性格倔强的姜国强不服气，不认输，继续种蔬菜。由于缺乏技术支撑，加上资金投入不足，姜国强又连续亏损了3年。在最穷困的时候，他身上只剩下200多元，连购买种子的钱都没有。

在他看不到希望的时候，南川区农业农村局和大观镇人民政府了解到相关情况，主动上门，给予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。农技人员不仅指导姜国强施肥浇水、把握温度等一系列细节，还建议他把握市场走向，错峰种植蔬菜。姜国强茅塞顿开，立刻按照专家建议改变思路。为节约成本，耕地、覆膜、管护等，姜国强都亲自动手。他慢慢摸索出了一套标准化种植模式，创业之路逐步走上正轨。

蔬菜育种是与时间赛跑的过程，株型、长度、口感、抗性等都需要花时间选育。

这些年来，姜国强整天“泡”在大棚里捣鼓蔬菜。整整10年，他捣鼓出了各种花样，捣鼓出了不少名堂。

前几年，姜国强听说市场上有种“翡翠丝瓜”，不仅外形美观，而且肉质细腻，很受市场欢迎。但这一品种因气候、土壤等因素的制约，有重庆人尝试种过，却没有种出来。姜国强打算试一试，用3亩地、4个大棚做试验。初次育种时，眼看就要开花结果了，却滋生了双毒病和根结线虫病，茂盛的藤蔓一天天枯黄，最终绝收。姜国强打起精神，一边上网查阅资料，一边请农技人员到现场指导。农技人员告诉他，重庆土壤酸性重，光照不足，没有轮作习惯，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，容易滋生双毒病和根结线虫病。

姜国强不死心，到山东寿光请教老师傅。在寿光，姜国强了解到“翡翠丝瓜”的生长特点后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从土质培育的第一关就出现了问题。回到重庆，他严格按师傅教的种植流程，培养土壤有机质，将土壤酸性调整成中性，并进行高温闷棚消毒，注重精细化管理。“奇迹”终于发生了，第一批“翡翠丝瓜”被姜国强种出来了。

姜国强高兴极了，给父亲打视频电话，分享喜讯。看到儿子手里的“翡翠丝瓜”，父亲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了。

丝瓜种植的密度、间距，一藤两瓜还是多瓜，留多少叶片？都需要在不同的大棚进行试验。

天还没完全亮，姜国强打着手电筒钻进育苗大棚。他不时蹲下身子，观察丝瓜苗的生长情况，伸手抚摸绿得发亮的瓜叶，偶尔发现有花朵藏在绿叶间，好像俏皮地对着他笑。他对丝瓜的催芽、育苗、压蔓、搭架、施肥、授粉、采收各个环节仔细观察，反复琢磨，精心侍弄，最终研究出密度30厘米、17片叶开始留瓜、一藤一瓜的丝瓜高产栽培技术。

姜国强种出的丝瓜，颜色翠绿，体态匀称。每根丝瓜粗细、大小、长短几乎一模一样，深受市场和顾客的喜爱。

如今姜国强的蔬菜园，从传统蔬菜到错峰蔬菜再到精品蔬菜，应有尽有。大棚一个紧挨一个，红红的番茄像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，翠绿的丝瓜拉弯了藤蔓……

为了监测蔬菜的生长过程，姜国强在蔬菜基地搭建了活动板房，吃住都在那里，一门心思研究怎样种好蔬菜。晚饭后，他喜欢独自在田野散步，望明月，数星星，听蛙鸣。眼前那一排排整齐的大棚，那一片一片长势喜人的蔬菜，都令他欢喜，晚上睡觉都美滋滋的。

美丽的田园风光，常常给姜国强带来灵感。一次，南川区中桥乡有人请他去做蔬菜种植技术指导，他发现一家养牛场牛粪堆积如山，姜国强突然萌生用牛粪种植草莓的想法。

怎样将牛粪变废为宝？姜国强尝试用牛粪发酵养殖蚯蚓，然后用蚯蚓粪做成营养袋，每天定时定量向草莓根部输送有机营养元素，培育出了油亮红润、果肉鲜嫩、口感香甜的精品草莓。

10年的创业打拼，让姜国强明白，蔬菜种植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把锄头、一块土地那么简单。想让蔬菜种植省时省力高质，必须得靠科技种植。姜国强对大棚进行了智能化改造：在人工智能控制室，用手机遥控打开投影仪，几十间整洁的大棚的滴灌、喷洒、病虫害防治等数据在大屏上不断滚动更新。这套自动化智能系统，可测棚外风速、光照，也可监测棚内土壤的温度、湿度以及蔬菜的发育生长情况。利用手机或平板电脑在后台监控，便可远程种植，实现精细化、数字化管理。就这样，姜国强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科技农民”，引来了不少村民到蔬菜基地参观学习。

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姜国强开始琢磨，自己的蔬菜基地虽然经营得不错，但是当地的蔬菜种植整体竞争力不够，缺少足够的规模效应。若是能集零为整，把分散的土地和零散的经营资源集中起来，就能形成整体合力，提高本地农产品的竞争力，带动更多农民富起来。经过一番研究，姜国强决定找当地6家小微企业谈合作。

没想到，当他提出这个想法时，遭到了其中两家的反对。这两家企业的经营者认为，姜国强以整合为名，实则是变相将他们企业吞并，便坚决不同意。好心遭到误解，姜国强知道自己没有将理念讲清楚。他连日做这两名经营者的工作，把创

业联盟的思路和经营过程仔细阐明，同时核算成本，向他们描述未来前景。两名经营者终于被姜国强的专业和真诚打动，也明白了这是为了提高大家的整体收益，于是同意加入到创业联盟中。

姜国强整合周边6家农业企业，成立南川区农业创业联盟，实行“统一标准、统一技术、统一品种、统一销售、费用均摊、独立核算”的模式，并与多家超市签订合同。成本降低了，品质提升了，销售渠道畅通了，创业联盟方式很快得到了大家认可。

春节期间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家过年。当大家看到昔日的撂荒地重新焕发生机，规整的蔬菜产业园不断扩大，便纷纷要求加入蔬菜合作社，向姜国强学习蔬菜种植技术。在蔬菜基地，乡亲们一年四季都有活干，除了土地入股分红，每天还有上百块的收入。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乡民回到老家，让这块土地重新热闹起来。

2018年，姜国强担任白沙镇分水村第一书记。这对姜国强而言，是个不小的担子。组织信任他，也是希望他能把自己的经营和种植经验分享给乡亲们，带领大家共同富裕。

姜国强向群众讲解圆形西葫芦的种植，当地有名的种植能手、60多岁的韦勇带着疑惑在人群中听，听着听着，韦勇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在他看来，姜国强在吹牛。可半年后，姜国强指导种植的40多亩西葫芦，每天像变戏法一样，源源不断地产出，每亩每天可采摘5000至6000斤，惊得当地村民们目瞪口呆，也让韦勇这个种了几十年庄稼的老把式打心眼里佩服。

姜国强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奔波在乡间小道上。谁向他请教，他都免费将自己的独门诀窍一股脑倒出来。周边乡村的村干部纷纷慕名而来，邀请他为村里的农业产业和蔬菜种植“指点迷津”，姜国强经常在田间地头召开丝瓜、黄瓜、南瓜等种植现场会。他成了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”“全国劳动模范”，当年苦于卖不出去菜的青涩小伙子成了种菜能手、致富达人。在姜国强的带动下，周边乡村蔬菜种植成效显著。

今年初，姜国强又在南川流转1200亩土地，应用最新的“稻菜”轮作技术，使蔬菜的育苗、移栽和上市时间与水稻错峰，达到稻菜“双高双优”目标。

下一步，姜国强决心把重庆的精品蔬菜销售到更多地方。对此，他信心满满……

图①：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田园风光。

汪新摄
图②：姜国强（左）在指导村民管护蔬菜。
喻梵摄
制图：沈亦伶



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成片的竹林和层层叠叠的茶山展现在道路两旁，坐落在这片竹林和茶山中的山城就是遂昌。

遂昌，是浙江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山城。小城虽小，但魅力独具，层峦叠嶂，河流纵横，草木丰饶，别有天地。

我出生在遂昌，在遂昌长大。如果说人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，这座浙西南的小山城，就是我生命的源头。

儿时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遂昌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因为交通不便，城里的人出去不方便，城外的人进来也不方便。

十岁那年，家住兰溪的姑妈邀请我去她家过年。那时，遂昌到兰溪没有直通车，需要转几次车才能到。母亲打听到有一辆汽车要从遂昌到兰溪去，就让我一个人搭便车去。那个冬天很冷，山路上积着雪，从遂昌到兰溪要翻越好几座大山，走很多盘山公路。开到半路，汽车出现故障，好不容易修好了车，却耽搁了不少时间，原定傍晚到达的汽车，到兰溪时已是第二天凌晨，小小的我一路冻得够呛。

那之后，我很少出县城，从童年到少年，遂昌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。遂昌很小，车费两元钱的黄包车就能拉着你绕小城一圈；遂昌很静，静得夜晚能听到野果坠落的声音；遂昌很美，美到不需要出门，站在窗边就能看到满山遍野的杜鹃花。

后来，我到金华上大学，毕业后留在金华工作、安家。那时，遂昌的交通依旧不便利，每次从金华到遂昌都要大费周折。读大学时，我带同学到遂昌游玩。车子开在陡峭的山路上，一边是峭壁，一边是悬崖，两位同学吓得脸色铁青，玩了一趟，两人说下次再也不来了。

当年，交通不便是约东山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。如今，一座座崇山峻岭被一条条隧道打通，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，原先半天的车程，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。近年，遂昌开通了动车，随着交通的发展，家门口的绿水青山，真的成了金山银山。景点一个个开发出来，民宿一幢幢造起来，道路一条条打通了。每逢节假日，外地来的车子排成了长龙，好山好水好空气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蜂拥而至。

然而有一段时间，由于生态保护意识淡薄，遂昌“臭水湖”“牛奶河”随处可见。被污染的小河再也不是儿时的模样，别说鱼，连草都不长了。每次回老家，我心里都不是滋味。痛定思痛，老家开始以“美丽河湖”建设为抓手，切实保护生态。再回老家，南溪水重新变得清澈，南溪绿道成了最美骑行线路，市民随时随地可以来一趟“有氧之旅”。走在河岸，远望白鹭纷飞，近看石斑鱼水底穿梭，连珍稀的娃娃鱼也回来了。夜晚，站在闹市区仰望天空，依然能看见满天繁星。“山也清，水也清，人在山阴道上行，春云处生”，曾任遂昌知县的汤显祖的诗文，正可作今日遂昌生态的生动写照。

我小时候玩耍的山岗、游泳的水库、捉鱼的小溪，如今都成了旅游景点。朋友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飞石岭如今改名叫千佛山了，人称‘江南小九寨’。”我想，那不就是我小时候跟着表哥捉螃蟹的小溪涧吗？朋友又说：“南岩岩成了民俗摄影基地，每年春天油菜花盛开，吸引大批摄影师前来拍摄。”我想，南岩岩不就是舅舅教书的地方吗？我小时候经常去爬山。朋友还说：“高坪乡，你记得吗？大家去看万亩杜鹃，路上的车要排出去好几百米。”遂昌杜鹃花的壮观，确实是别处不能比的。有一回带同事到遂昌高坪乡游玩，正值杜鹃花开，整座山仿佛都被杜鹃花浓烈的色彩点亮了。那时，杜鹃花观赏还没有被开发成旅游项目。如今，杜鹃花开时节再去高坪，漫山遍野都是看花人，热闹非凡。

这几年，遂昌的发展令人赞叹：曾经拥挤不堪的小路变成车水马龙的大道，坑坑洼洼的荒地上立起整整齐齐的高楼，山野小村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……老家不仅环境越来越好，生态饭也越吃越香。良好的生态带动了旅游，旅游带动了经济和文化繁荣，山城焕发出蓬勃生机。梯田、云海、溪涧、丹霞，遂昌的风景频频刷屏朋友圈，遂昌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境。

儿时的玩伴在湖山乡开了一家民宿。她邀请我去做客，她说，最好平时来玩，现在生意火得很，节假日的房间经常早早就预订出去了。那日，我坐在她家民宿的院子里，抬头眼前是一片浩瀚无边的湖水，身后是连绵起伏的茶山，水光潋滟，山色空蒙。民宿周边有环湖绿道，有人在骑行，有人在跑步。原本偏僻的小山村，如今成了城里人向往的“桃花源”。

青山依旧，城乡巨变。遂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无论我在哪里，离它是近是远，我都深爱着它。

青山绿水遂昌城

李倩红

知了相伴的夏日

邵衡宁

记忆中，故乡苏北的夏日，格外喧闹。

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妈妈就送我到故乡外婆家。那时的家乡，还大多是土墙瓦舍，虽然没有如今气派的楼房，没有电视机，但白天，田里有劳作的青壮年男女，家里有奔跑嬉戏的孩子，有土鸡在门前种瓜种豆的地里悠闲地捉虫。每当太阳西沉，凉气滋生，吃过晚饭的人们，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，把自家庭前宽敞、通风、平坦的土场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再洒上水——一个美好的乡村夏夜就开始了。

夜雾渐浓，漫天繁星，聒噪了一天的知了，已变得安静；慢条斯理的蛙鼓声，“咕呱咕呱”的，从池塘边、苇丛间、水塘里传过来。刚刚破土而出的知了，借着夜色，匆匆爬向近处的树枝草梢，沾着夜露，一点点地

蜕下泥乎乎的外衣，化成一只羽翼淡绿透明、眼睛黑亮、通体柔软乳黄的嫩知了。这些嫩知了，沐着夜风，一点点强壮，不须一夜工夫，就可飞上树梢，倾尽一生地自在歌唱了。

但这样美好的夏日夜晚，对嫩知了而言，无疑是漫长而又危险的。每年入夏，抓这些嫩知了，一直是孩子们晚间最开心的事情，将嫩知了抓回家，洗净了，撒上盐腌着，用油炸着吃，肉质鲜美又可明目，那脆那香，真是妙不可言。知了壳，还可卖给中药房入药；更有爱尝鲜的城里人，可让嫩知了卖个好价钱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慈眉善目的外婆，眼睛总爱见风流泪，睫毛常常扎着眼睛。那时，每当夜色降临，我总是跟着邻家的小伙伴，去抓嫩知了，满心盼望多抓知

了，让外婆吃了好治眼疾。

晚来，好机缘的外婆家门，照例坐着些白头发的老奶奶，徐徐地摇着芭蕉扇，亲亲热热地叙着家常。爱抬杠的小伙子们则围在一起辩论着什么，时而爆发出大笑；姑娘们个个换上了干净的衣裙，身上散发着清新的香气，聚在一起轻声细语地说话。而满肚子故事的李爷爷家的土场上，从来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，那些古书新词、奇闻典故，直听得人们如痴如醉，忘了一天的辛苦和劳累。

夜深了，夜凉了，乘凉的人们渐渐散去，抓知了的孩子也都回到了家里，人语声渐渐地稀落了，消失了，乡村进入甜蜜的梦中。

这时，外婆就陪着我，搬张凉床，睡在庭院里那棵繁茂绿浓的葡萄架下。天空高

远，星星热闹而繁密，一道银河清晰可见，外婆就教我认牛郎星、织女星、勺子星……有时，正细声说着话儿，冷不防，我背上一阵抓痒，惊觉看时，原来是一只傻乎乎的知了，错把我当成了攀缘的目标！

蛙鼓虫鸣里，我缓缓滑进了梦乡，睡意朦胧中，依稀感到外婆帮我盖好了被单，并低低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……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时代的脚步飞速发展，如今富庶美丽的家乡，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。近日回家乡，只见绿水田园间家家户户院落宽敞气派，村庄水泥路平坦干净，偶见三三两两老乡亲，在聊着天，神情闲适而知足。夏日的酷热还在，田间地头的庄稼还在，树上喧闹的知了还在，我的乡愁还在……

